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一〇二回 北俠請老道破網 韓良泄大人機關

《西江月》曰：最喜快人快語，說話全無隱藏。待人一片熱心腸，不會當面撒謊。三國桓侯第一，梁山李逵最強。夾峰山上過韓良，真是直截了當。

且說大家正在各說其事的時節，北俠說他們路上看見的什麼事情，智爺說他們路上見的什麼事情，一同施俊的來歷根由，施俊就把他家裡天倫染病，攜眷歸固始縣的話說了一遍。施俊又打聽了打聽艾虎。正說話之間，忽然打外邊進來一人，「撲哧」爬倒在地。眾人一瞧一怔。南俠、智化等皆不認得。見嘍兵過去，趕緊將此人扶將起來，擲了擲身上的塵垢，也就在這邊坐了。再瞧玉面貓熊威、過雲雕朋玉羞的面紅過耳。就見他說：「哥哥，新來了這些人，也不給我見一見，都是誰呀？」後來玉面貓說：「賢弟，你今天多貪了幾杯，明天早起再見罷，你仍然在外面歇息去罷。」賽地鼠韓良那裡肯聽，雖然他坐在那裡，還是身軀亂晃，他總說他無醉。一回頭，瞧著他就是龍滔、姚猛、史雲，隨即問：「你們幾位大哥是打那裡上那裡去呀？」這渾人不管那些個，有什麼說什麼。龍滔等說：「打襄陽上武昌。」賽地鼠韓良哈哈一笑，說：「你們上武昌幹什麼？」回答說：「我們上大人那裡去，給大人請安去。」醉鬼一笑說：「你們說別的還可以，要說給大人請安去，這話我不信。大人準……」說到這「準」字著，往下沒說出來，就讓熊威接過去了，說：「你糊糊塗塗的，還不外頭睡覺去，還要說些什麼！」

過雲雕朋玉說：「你睡覺去罷，二哥，別糊噴了。」

智爺早已聽出□有八九內中有事，說：「寨主不必攔他，我們倒對脾氣，我要同著這位哥哥談談。」一回頭，叫龍滔這邊坐著，他倒奔了那裡去了。玉面貓熊威說：「千萬可別聽他的話，他是個瘋子，不用聽他的。」智爺說：「不用管我們的閒事。」衝著韓良又說：「兄弟，你沒有我歲數大。」韓良說：「差不多著的呢，你是哥哥。」智爺說：「這咱們就在一塊作官了。」韓良說：「什麼？」智爺說：「已說明白了，你們棄暗投明，改邪歸正，有開封府的護衛老爺們保舉你們作官。」韓良說：「讓什麼人去提說？」

智爺說：「見大人。」韓良說：「大人在那裡？」智爺說：「在武昌府。」韓良說：「武昌府有大人嗎？」就見玉面貓顏色都變了，說：「可別聽他的，他喝的大醉，又是個瘋子。」又說：「二爺還要說些什麼？」智爺說：「我這越說你不用管呢，任憑他說出什麼話來，與他無干。方才這位賢弟說的話有因。我索性說罷，我們把大人丟了，我們各處尋找大人呢。既是這位賢弟他知道的確，只管說出來，知情舉者，可免一身無禍，你只管說罷。」雲中鶴在旁說：「這個事怎麼連我都不知呢？」北俠暗想：「黑狐狸精真有道兒。」大家催著說。賽地鼠韓良可就說：「你們丟了大人，知道什麼人盜去不知？」智爺說：「我們知道是沈中元。」韓良說：「對了。」智爺說：「我們可不知他把大人盜在什麼地方去了。」韓良說：「在我們這住了一夜，他姑母、他表妹都在後頭跟我嫂嫂這住著，車上拉著大人。他們如今上長沙府朱家莊，那有弟兄二人，一個叫朱文，一個叫朱德。不就你們說見大人，那有大人，那有？我們知底。」

玉面貓說：「好！你知道的真不錯。眾位老爺們，我們都該著什麼罪過，與盜大人的結交來往。」智爺說：「大宋的規矩，家無全犯，兒作的兒當，爺作的爺當。除非你們幫著動手，那就沒的說了。這既然有了下落，咱們誰去迎請大人？」北俠說：「我去。」南俠說：「我也去。」雙俠、智爺全去。過雲雕朋玉說：「你們認的嗎？」智爺說：「我們到那裡現打聽罷。」過雲雕朋玉說：「我跟你們去，我帶路。」盧爺說：「我也還要去呢。」智爺說：「你們不用去，去這些人幹什麼？」盧爺說：「我們在武昌府等。」智爺說：「對了，你們在武昌府候等。」智爺又衝著寨主說：「這些個嘍兵，熊爺問問他們怎麼樣？」隨即叫到，問明眾人，一口同音說：「全都願意棄了高山，跟隨大人當差。懇求老爺們指一條明路。」智爺告訴熊威說：「君山如今受了招安，把嘍兵打發那裡去，等著萬歲爺有旨的時節，俱是吃糧當差。」熊威大喜。智爺叫拿文房四寶，寫了書信，交與熊威說：「你們二位拿著書信，攜著寶眷，撲奔君山。君山後面也有女眷，叫鍾大哥把你寶眷安置妥當，你們就在那裡聽我們的信息。我們要到了襄陽之時，必要去請你們去。魏道爺的事，咱們是一言為定了。」道爺說：「白日之時，穿著這一身衣服也實在是難。你們打發個人，在我廟內把我道袍取來。」熊威打發嘍兵往三清觀去取道袍，隨即把錦箋帶來。等取道袍穿上，就不細表了。

施公子也等第二天，還是教馱夫拾奪車輛馱子起身。金氏辭別了後寨的夫人，送了許多的東西物件，賞了後寨婆子、丫鬟。後寨夫人亦送了金氏些個物件，也賞了金氏的婆子、丫鬟銀兩。二人拜為乾姊妹，從此灑淚而別。到外邊上了馱轎車輛。施俊在前邊辭別大眾。熊威瞅著施俊走，總有些個放心不下，對大眾說：「我恩公這一走，前面還有幾座山，如今都有許多強人，萬一有失，如何是好？」智爺說：「不然，熊賢弟你就送他去，教韓賢弟他們同嘍兵保著嫂嫂，亦未為不可。」熊威說：「我二弟糊塗，倘若到了君山說的不明，又怕教鍾寨主挑眼。」賽地鼠韓良說：「不然，我保著恩公去，你嫌我說不明白。」雲中鶴說：「這倒使得。」智爺也說：「使得。」韓良自己拿了刀，拿了銀兩，辭別大眾，保著施公子一同起身。然後雲中鶴說：「咱們到武昌府再會，我要先走了。」鑽天鼠盧方、穿山鼠徐慶、大漢龍滔、姚猛、史雲、胡列一同起身，辭別大眾，說：「到武昌府見。」眾人並不往外相送。嘍兵、頭目，大家拾奪包裹等等，用騾馬、驢、牛馱著。也是僱來的馱轎，教夫人坐上，先打發嘍兵、頭目，侶侶行行下山去了。粗糙東西一概不要。大家一議論，放火燒山。頃刻間，烈焰飛騰。北俠、智化、南俠、雙俠、過雲雕朋玉撲奔長沙府。熊爺保護著家眷上君山。

再說賽地鼠韓良保護著施俊上固始縣。走不甚遠，就見前面一帶樹林。穿林而過，有幾人打樹林裡出來。還是書童眼快，說：「相公爺！那不是艾二相公嗎？」施俊一瞧，何嘗不是！頭一個就是艾虎，還有徐良、胡小記、喬賓。他們辦完了尼姑庵的事情，曉行夜住，正走在此處。忽見前面來了些個馱子馱轎馬匹，見馬上的相公下了坐騎。艾虎一瞧是施大哥，告訴徐良、胡小記、喬賓說：「是我盟兄。」過來與施俊磕頭問好，遂說：「我有幾個朋友，來給見一見。這是陷空島我徐三叔跟前的，也是行三，叫徐良，外號人稱山西雁，是我們盟兄。這是施公子，叫施俊，也是我盟兄。你們二位見見。」

彼此對說了些謙虛話。「這是我盟兄胡小記、喬賓。」彼此一見。施公子又把韓良叫過來，與艾虎四人等也見了一見。艾爺又過去，打馱轎上見了見嫂嫂。

前邊有個鎮店，彼此俱在此處住下。到店中住了五間上房，五間南房。五間上房，住了金氏、丫鬟等；五間南房，施公子與小爺居住；配房從人居住；馱夫等俱住外邊。

在店中打臉水洗臉，烹茶用晚飯。艾虎問施俊從何而至。施俊就把家中天倫染病，打長沙府回家，路過夾峰山被掠，又遇見大眾誰說了一遍。徐良一聽，原來自己師傅住三清觀，離此不遠，要往三清觀見他師傅去，施俊說：「也起身上武昌府去了。」徐良說：「大人有了下落，也就好辦了。大概我師傅也是找大人去。」施俊說：「卻來也是。」

徐良說：「咱們大家也上武昌府罷。」施俊衝著艾虎說：「艾賢弟，有件事我打算奉懇。」艾虎說：「咱們哥兩個，怎麼說出『奉懇』二字來了。什麼事，哥哥說罷。」施俊說：「韓兄他們大眾本是奔君山，又怕我道路上有失。賢弟若要無事，你同著我們走上一趟何如？」艾虎連連點頭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一夜晚景不提。

次日給了店錢飯錢，徐良、胡爺、喬爺奔武昌；韓良追熊威，奔君山；艾虎保著施俊，路過臥牛山。一段熱鬧節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